

文汇原创丛书

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

朱鸿 著



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

朱鸿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文匯原创丛书

萧关鸿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/朱鸿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741-013-2

I. 大... II. 朱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8107 号

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

作 者 / 朱 鸿

丛书主编 / 萧关鸿

责任编辑 / 叶义辉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19 千字(插图 47 幅)

印 张 / 18.75

印 数 / 1—10000

ISBN 7-80741-013-2/G·005

定 价 / 28.00 元

关于文汇原创丛书

在科学创造中,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。而艺术的创造,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。

如果没有牛顿,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,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,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。

然而如果没有达·芬奇、莎士比亚和曹雪芹,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《蒙娜丽莎》、《哈姆雷特》和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不朽之作。

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。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。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,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·芬奇失去价值。

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。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,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,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。

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,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。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,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,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,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“单面人”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。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。

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,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。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,如何发

掘、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,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,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。

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,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,一种呼吁,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。

我们希望文化界、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,推动原创作品,关注原创作品。

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,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、大作品。

主 编

自序

中国人在早年是各拜其神的，甚至有泛神的意思。这种遗风现在偶尔还可以看到，我便曾经看到秦岭腹部佛坪的农民，给奇木上和异石上扎着红绳，拜神如神在。然而宏观之，微观之，中国人总之是没有宗教情怀的，甚至产生过无神之论，并进行过倒神运动。宗教情怀缺失的一个结果是，人处俗世，精神容易摇摆，或随风向飘移，因为心无深根所系而定力渺小！好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，中国人富于强烈的历史意识，它究竟可以培育一些理性，从而能够使人调整并摆正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，知道何为敬畏。若不懂敬畏，要过分行事，甚至猖狂起来，那么请看历史的圣贤榜和耻辱柱，请判故国英雄故国贼。我以为，历史意识多少填补了缺失宗教情怀所致的漏洞。

胡适之先生当年宣示他是有历史癖的，后生我似乎也有。当然我的历史癖与胡氏的历史癖是不敢同日而语的。胡氏有资政的考虑，我遍走大地，思接千载，长啸废墟，只不过是故国寻人，为人歌且哭而已。

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于窄门堡

大时代的 英雄与美人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001
给孔子脱下圣袍·····	001
商鞅有罪·····	024
怀疑荆轲·····	048
焚书:李斯的毒计·····	071
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·····	098
韩信之忍·····	111
霍去病墓石刻记·····	125
愧对司马迁·····	152
王昭君为什么嫁匈奴·····	172
李仙蕙墓壁画记·····	192
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·····	212
诗人多难·····	225

给孔子脱下圣袍

我把曲阜的孔庙想得很大，可我看到的孔庙比我所想的还要大。我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才走遍它，我不过是在浏览而已。

这是一个由几十座门坊与几百间厅堂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建筑群，它的中轴线延伸了一千米。建筑群排列在高墙里，就像岛屿散布在海水里，星辰居住在夜空里。

孔庙的任何一个斜檐与正壁，都有自己的讲究，了解其内容，我以为需要一部专门的辞典。我用一天的时间在孔庙转了一圈，只能算是翻阅，甚至仅仅是摸了摸它的封面。

孔庙生长着成千上万的柏树，它们的年龄一般都是几个世纪，有的竟逾越千年，是唐人种下的。这些柏树，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古木。鼓起肿块的树根，敲着很是空洞的树心，腐朽得又黑又酥的败絮似的树皮，无不在证明它们的经历与卓绝。

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，海棠花和梅花，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，然而孔庙的主流却是柏树。几乎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柏树给孔庙赋予了独特的基调。

我进入孔庙，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肃穆和旷远。地上丰厚的青草，在石缝里养了几百年几十年的青苔，都深化着它的肃穆和旷远。我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能够感受如此超尘而如此拔俗的气氛？

在孔庙，阳光不是以一束一束的线条贯穿的。孔庙的阳光不会这么硬，这么尖。孔庙的阳光也不会像瀑布一样穿过云层，从天而降。它当然也不会是一个透明的片面，翼翼似的展开于高空。

孔庙的阳光是幽深的，有一点凉，还有一点潮湿和盈润。阳光仿佛是从巨大的荷叶上透漏的，用手试试它，惟一的感觉是幽深。

足有六千只到八千只乌鸦一直栖息于孔庙，多少有一点神秘。乌鸦以柏树为自己的据点，起飞于斯，归宿于斯，执意不到别的地方去。

在孔庙作游的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，无不注意这些飞禽。他们猜测乌鸦是从何时何处迁徙到这里的，何以要安家孔庙？我以为这是一个问题，可对于如此问题，我现在却仍是不得其解。

孔庙的乌鸦喜欢站在一些枯瘦的枝干上观察人，并以鸟语作评价。不过除了天，也许只有孔子懂鸟语。重要的是，天和孔子知道有时候乌鸦比人更敏感，更义气，也更明白生命的奥秘。

但有人却怀疑乌鸦的灵性，有人甚至要考验乌鸦。这个人似乎是一个聪明的青年，他仰起头，眯着眼睛，向乌鸦呼喊。他先用汉语，随之用英语，继而是日语，接着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。乌鸦开始很是奇怪，不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，遂加以研究，之后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意思，便置之于外，转身做自己的事情。

乌鸦轻蔑的姿态显然使青年感到败坏。他火了，竟瞪着眼睛要战斗。不过在舞拳之际，他发现乌鸦忽然将尾部冲着他，似乎要非礼，于是他就拔腿而跑。

乌鸦望着那个青年抱头鼠窜，莞尔而笑，笑他以恶意揣度它。岂不知孔庙的乌鸦皆是得道之鸟，很精神文明的。

孔子有一次患了病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，一副要离开世间的样子。学生都以为先生真的不行了，便商量着如何治丧。子路出于敬意，偷偷安排了家臣，无非是希望先生风光一点而已。按礼，大夫一级的人才有家臣。孔子辞职之后身份为士，士近乎平民，是不能配备家臣的。子路私设家臣，显然把孔子的地位提升了一等。问题是，那一次孔子并没有死，他昏昏沉沉的样子，不过是像死罢

了。知道了子路的作为,他很是生气,指责子路是欺诈。他质问子路:难道得不到大葬,就会躺在路上么?不是大夫,而以大夫的标准治丧,孔子认为这是无异于盗名的。盗名当然不是君子的作风,因为它远离了仁。子路的举措,多少伤害了先生,否则他是不会那样动怒的。

然而孔庙的建筑规格却完全是皇帝一级的,甚至它的大成殿的十八根石柱上满是雕龙。这是阿房宫和紫禁城也没有的一种神圣,于是孔庙里的人就在乾隆皇帝赴孔庙祭祀之际,用红绫裹住了雕龙,以防乾隆皇帝的嫉妒。

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皇帝才有的高度,大约是他所不料的。孔子的一生几乎不讨论命运,是由于它难以把握。命运确实像四处弥漫之空气和四处出没之闪电一样不好把握,所以孔子总是回避命运的问题。

孔子活着恹恹惶惶,仿佛丧家之犬,但死了却受顶礼膜拜,显然表现了人类无常的一面。我总感觉孔子望着人类把自己的一双手翻来覆去而悄悄在笑。他的笑淡若微风,意味深长。

给孔庙以皇帝一级的规格,当然是要大树孔子,以便弘扬其思想。孔子的思想自有它的博大与精深,否则它就不会悠久地影响中国,并使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之外的区域,从而引起一些自以为是优秀民族的学者景仰并学习孔子。

但抬举孔子的中国人,却属于中国人之中的统治阶级。他们所需要的,也只是孔子的一点思想,或仅仅是几个关键词: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他们借助孔子及其思想统治天下,主要是借助有利有理于他们进行统治的那么一点思想。然而为了那么一点,却有必要把孔子造成偶像。

我以为,巍峨的孔庙,实际上就是由于那几个关键词而营建的,而且由于他发明了那几个关键词,遂使孔庙享受了皇帝一级的



孔子像

待遇。

20 世纪的中国革命，以暴力推翻封建主义，并取得了胜利。但革命及其惯性，却鲁莽地打倒了孔子。

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传媒，于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就挟制了孔子，并强行把孔子一直纳入到自己的队伍之中。其结果造成的印象是，似乎孔子全心全意地在为统治阶级服务。革命不但要推翻统治阶级，还要清除为剥削与压迫而鼓吹的意识形态。打倒孔子，显然属于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革命。

不过我以为，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。他并没有依附于统治阶级。他的工作是为整个人类而干的。统治阶级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需要，狡猾地把孔子拉到了自己的行列，从而造成了一种印象，仿佛孔子是他们的文化人。

在我看起来，把孔子从统治阶级之中剥离出来，恢复他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化人的地位，便是革命了，而且是一场漂亮的革命。遗憾的是，革命并没有这样做，革命惟一的法则则是打倒。

孔子是公元前 479 年逝世的。尽管他不是官员，但他却是著名的文化人，鲁哀公作为鲁国的执政长官，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悼念。一年之后，他还建议把孔子的住宅改为孔庙。

也许鲁哀公对孔子是有感情的，也许他认为孔子确实伟大，有必要推崇他，也许孔子之死引起了他的歉疚，因为孔子是有领导才能的，并一直希望为鲁国贡献他的才能，但鲁哀公却像其他执政长官一样对孔子采取了排斥的态度。所以子贡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是反感，他指出：活着不任用，死了去悼念，是非礼的。子贡不愧是孔子的学生，他的批评温和而极其深刻。

我猜测，原始的孔庙当有一种质朴的气氛，它纯粹是为孔子及其思想而存在的。现在的孔庙完全是一种文物了，统治阶级早就不在孔庙运作了，但我却仍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一种虚伪。我的意

思是，孔庙在表面上是弘扬孔子的，不过它实际上是在修正孔子。

孔子的思想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很是丰富，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，却是有利有理于他们统治天下的那么一点思想。他们几乎不宣传孔子对苛政的批评，也根本不实行仁政。他们通过广播孔子的一点思想而掩盖其思想体系。他们用作了一番捣治的孔子的思想去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，并封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。他们甚至就是要扼杀中国人所产生的新的思想而大树孔子。他们知道，只要给孔子以神圣的地位，中国人的其他的思想便成了异端。

统治阶级几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这便是，在漫长的岁月，中国一直在罢黜百家，没有争鸣。它导致的，当然是思想的寂寞。在孔庙，我强烈而痛苦地感受了这种寂寞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太苍白了，太单调了。

统治阶级以孔庙在表面上弘扬孔子，可实际上却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孔子。这样一个孔子的思想，当然是经过他们检验，并可以放行的思想。如果这只是他们统治天下的谋略，那么这种谋略早就造成了所谓的主流思想，甚至是一元思想。结果是，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，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像风吹草木似的使自己的思想，去倒向这种主流思想。

一个民族的强大，固然在于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，但我以为，它的精神的强大却是主要的。一个民族只要有强大的精神，它注定会以自己的聪明与勤劳使经济繁荣，军事精锐。然而，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空虚了，它没有了信仰，它过分地追求肉欲和物欲，它由于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衡而相互怨恨，自私自利，尔虞我诈，那么它将注定难以强大。如果它曾经奇迹一般的强大了，它甚至强大得让人类恐惧，那么它也会渐渐涣散，一朝瓦解。

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强大，显然在于它的思想是否能生生不息，

源源不竭,因为自由的思想是精神强大的关键和动力。倘若一个民族的思想板结了,荒芜了,那么它的精神便不能产生广袤的森林和浩瀚的草原。

遗憾的是,中国两千余年,统治阶级作集权统治,从而把孔子的思想演变为控制中国人的工具,甚至以孔子的思想为武器,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围追堵截,使之屈从。如果谁要坚持自己的思想,那么谁将难以安宁。

孔庙给孔子以超凡的威风而使人敬畏,甚至使人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。事实是,孔子只是在需要严肃的场合才严肃,但在一般的场合,他却是非常随和的,总是在自然地流露感情。在我看起来,孔子是很有个性魅力的。

他有一个学生,名为子游,曾经在武城做长官。子游遵照孔子的教导,号召武城人学礼,而且极其认真。孔子有一年路过武城,其弦歌之声,远远就听到了。子游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推行大道,并富有成效,使孔子又觉得欣慰又觉得滑稽,就笑着说:“割鸡焉用牛刀!”不过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将对子游及陪同他的学生产生负面影响,遂摇手声明说:“前言戏之耳。”

季氏只不过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,可他却以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舞于厅。孔子闻之,很是义愤,说:“八佾舞于厅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?”

冉求有一阶段当季氏的家臣,仅仅由于冉求帮助季氏收敛财富,孔子便宣布冉求将不是他的学生了,而且激动地对其他学生说: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卫灵公夫人南子大约是个妖艳女性,孔子在卫国期间,应南子之邀见了她。子路对孔子的做法不理解,也不高兴,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孔子竟私自见了一个女性。孔子当然不希望学生怀疑他,遂发誓说:“予所否者,天厌之!天厌之!”

孔子喜欢颜回，颜回死了，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竟哭得泪水涟涟。

孔子与妻子的关系属于千古之谜，一些迹象表明，他似乎有离婚的倾向。依他的率真，我想，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确实破裂了，那么他可能是要提出离婚的。然而，对于孔子，离婚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做起来也一定很难，而且终于不忍弃其妻子。

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孔子竟会诡辩，甚至有时候竟强词夺理。在楚国，叶公与孔子讨论什么是直率。叶公认为，父亲偷了羊，儿子作见证，便是直率。这种观点，显然是对的。然而孔子却指出，父亲偷了羊，儿子为之隐瞒，儿子偷了羊，父亲为之隐瞒，这种互相隐瞒的做法，就包含着直率了。一个陈国大夫司败先生为难孔子，要他回答鲁昭公是否知礼。鲁昭公是姬姓，可他却娶了一个姬姓的女子为妻，以春秋时代的风俗，显然是非礼的。孔子知道这个道理，但他却不愿意冒犯鲁昭公，遂回答鲁昭公是知礼的。司败先生当然不服，从而指责孔子是在偏袒鲁昭公。

难以理解的是，孔子居然会撒谎。孺悲大约是鲁哀公一个亲信，孔子讨厌孺悲其人。有一天，孺悲登门拜见孔子，孔子不想接待，但他却没有拒绝的理由，遂让人告诉孺悲他患了病，从而回避了孺悲。事实是，那天孔子不但身体好，而且情绪好。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蒲乡一些人拘禁了孔子及其学生，他们主要是害怕孔子到卫国去而为卫国所任用。经过磋商，孔子与蒲乡的当权派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内容是，只要孔子承诺不到卫国去就放孔子。孔子承诺了，遂得以通行。但孔子却沿着丘陵绕了一个弯，又率学生进入卫国。学生无不瞠目结舌，而孔子则这样解释：是神不同意那个协议的。

不过凡是人，谁没有瑕疵与错误呢？有一天，在耶路撒冷，一群犹太人把一个通奸的妇女推到耶稣跟前，愤怒地举着石头要打

她。尽管用石头打通奸的妇女，是犹太人的习惯，但耶稣却在那天反对这样做。他智慧地提议，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恶，谁就先打她。这不是命令，然而耶稣的启示却高于命令，因为愤怒的人都扔下了石头，解散而去。

孔子是有缺点的，有缺点才使孔子血肉丰满，可亲可爱，而且能够向他学习。

可孔庙却不但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而且把孔子神化了。对统治阶级所用的这一手，孔子显然无可奈何。在世间，凡是被神化的人，都失去了自己的本真，他的思想也不得不失去自己的原意。神化者神化一个人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偶像，并以偶像的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征服大众。被神化的人往往是由神化者掌握的，否则，神化者就不会投资劳心神化他。被神化的人当然是悲哀的，其悲哀惟有在神化者消亡之后才会解除，甚至神化者消亡了，被神化的人的悲哀还难以解除。

孔子三岁丧父，十六岁丧母，贫且贱，为生存计，曾经做过赶车一类的工作。

深深伤害他的一件事情是，有一年，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鲁国贵族召集的宴会，不料一个家臣以他不够资格为由，将孔子拒之门外了。

在我看起来，孔子是处于社会的下层及边缘的，是在歧视和冷遇之中长大的，难免孤独和苦闷。可贵的是，他保持了健康的心理，而且好读书，好钻研，每事问，坚持奋斗，终于三十而立。

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孔子走上了仕途，不过那只是很短的一个历程。他先担任一个县的长官，之后担任鲁国的小司空，接着一跃而为大司空，主持刑狱和纠察工作，并一度代理鲁国的丞相。孔子显然是进入了政治中心，很有一点得意。他杀了少正卯，协助鲁哀公参加了夹谷之会，还策划了削弱鲁国贵族势力的行动，就是所



孔子像